

另类留学+爆笑搞怪 = 本年度最 **high** 的中国才女驯“鬼”记

当美国**杂碎**碰上 中国**辣椒**



美国市井小民的七情六欲
一触即发的幽默
酸、苦、腥、甜的独特调和

廖宛虹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另类留学+爆笑搞怪

= 本年度最 **high** 的中国才女驯“鬼”记

当美国杂碎碰到 中国辣椒



美国市井小民的七情六欲

一触即发的幽默

酸、苦、腥、甜的独特调和

廖宛虹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美国杂碎碰到中国辣椒 / 廖宛虹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6. 1

ISBN 7-5396-2670-4

I. 当... II. 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227 号

章节题图作者:

李佑苗(英文名: *Sharon Lee*)

当美国杂碎碰到中国辣椒

廖宛虹 著

责任编辑: 徐海燕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址: www.awpub.com

发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印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40 × 940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80,000

印数: 8000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670-4

定价: 22.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很多年前,我就领教过宛虹的幽默:麻、辣、烫,一如她故乡的名菜重庆火锅。她的妙语时常呛出我的眼泪。鸡毛蒜皮的事经过她的利嘴一涮,都会变得格外的有味可乐。那时候,我们一同求学在歌乐山下。在那个美女如云的学院里,宛虹很是风头了几年,她的才智和灵气颇得师长的激赏。研究生毕业不久,她就顺理成章地到美国念比较文学去了。

后来,好些年没有了宛虹的音讯,但我能够想象得出来:她在美国的日子,必定是也如火锅一般的沸腾。重庆人是天生的热闹性格,宛虹更是能制造故事的那种人。她那好奇好辩好胜的性子必定会把她引入种种啼笑皆非的处境之中,但她绝对有本事把一切酸的,苦的,腥的,甜的东西调和成一种独特的体验。果然是这样的——渐渐地我从国内的一些杂志又读到宛虹速写美国的文字,依然是那么俏皮干脆老辣。我所不知道的是:她竟然弃绝学者生涯,退隐到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里去了。再后来,当我终于在那个小镇见到宛虹时,十几年的光阴已如脱兔逃走。时光没有褪尽她的风采,倒是磨快了她的舌锋。原来,这些年她居然开着一家花店,这个行当使她得到一个特别便利的角度观察和审视美国小镇生活的常态,市井小民的七情六欲。一周有六天,她都在面对面地和各色人物打交道——我是亲眼见到她做买卖的干练和圆熟:一边灵巧地修剪花枝,一边和倚在柜台上的顾客飞短流长。是的,飞短流长。在一个小镇上住了这么久,她已经深度地融进当地的生活。许多中国来的移民,因为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

他们只能采取一种“城堡”的生存方式，即关起自己的家门，过自己的日子，很少与他们的美国邻居进行亲密的接触。而宛虹早已走出她的城堡。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方言，她认识这里的每个人，了解许多人的背景，甚至隐私。在一个弹丸之地，小店从来是谣言、故事、传奇的集散地。想一想，蒲松龄为什么要在村口摆个茶铺？再想一想，小说的兴起原本就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得着这样的便利，宛虹无需出门寻找写作的题材和灵感，她每日就生活在小说的状态之中。细碎而微妙的人事，都被她用心地收拣起来，慢慢地沉淀为小说浓厚的底料，又被她的机智蒸馏成一触即发的幽默。当她把这本小说的手稿拿出来念给我听的时候，我的笑声屡屡打断她的朗读。是的，这本小说有太多使人窃笑、莞尔、抚掌、捧腹、拍案的细节和对话。我很惊讶她的才能：她总是能从一切原本令人恼怒、刺痛或绝望的事件中发现喜剧元素。凭借她“绝俊之笔力”，她挣脱了“人在异乡”这个经典主题的叙述窠臼——她不再纠缠于文化冲撞下的苦闷、自怜和激愤情结，而是将她美国老乡的种种“鬼域”伎俩放置于普遍的人性语境下考量。在我们发出“美国人原来如此”的感叹时，我们了解到真实的人性以及人性的枷锁。

张箭飞于伊利诺大学

目 录

前 言 张箭飞

第 一 章 误入红尘.....

第 二 章 “假”出一个婚来..... 15

第 三 章 当“中国思维方式”遇到“美国思维方式”
..... 27

第 四 章 总算轮到我当“人”..... 37

第 五 章 招术全在创意中..... 49

第 六 章 迎战“血腥玛丽”.....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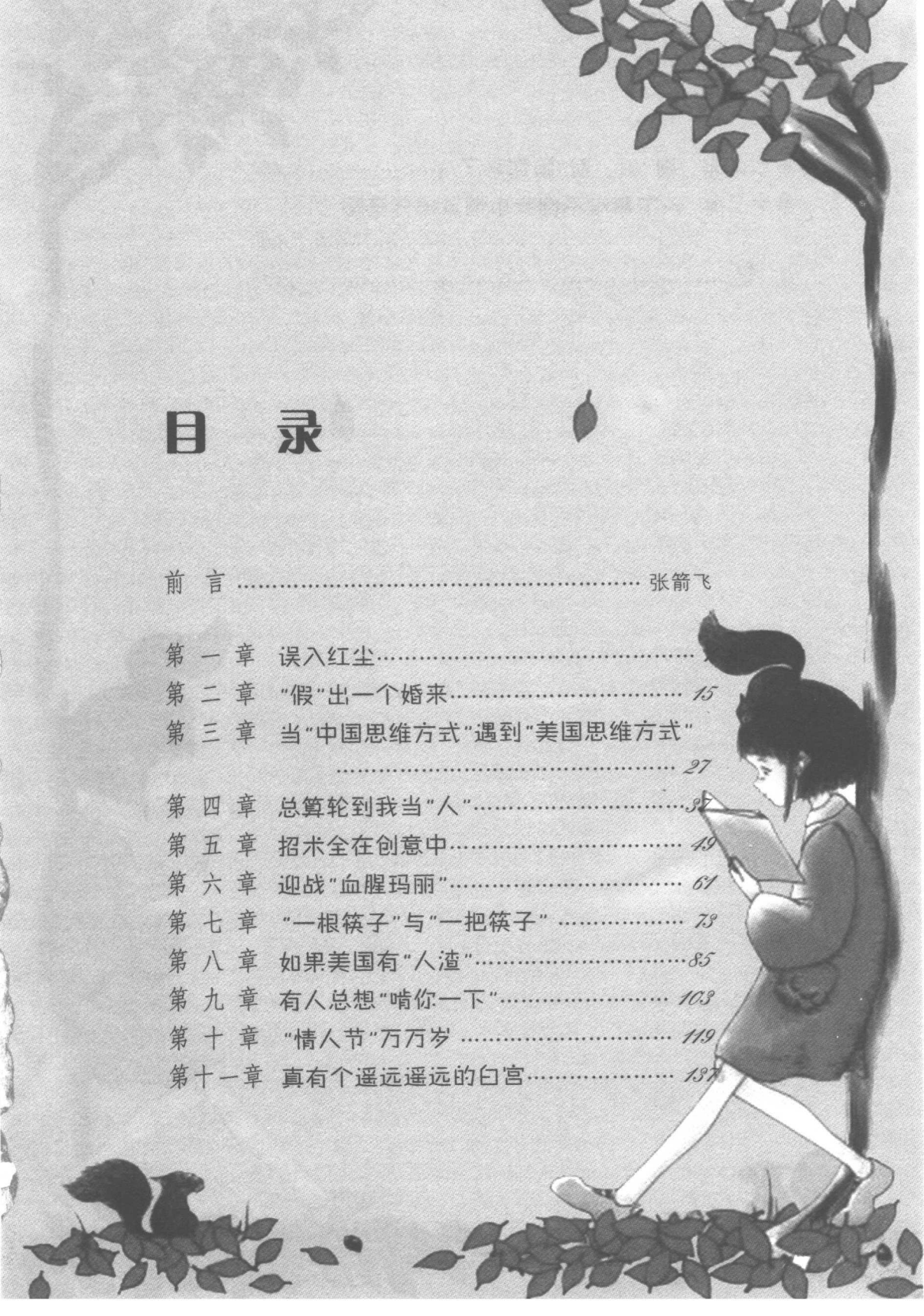
第 七 章 “一根筷子”与“一把筷子” 73

第 八 章 如果美国有“人渣”..... 85

第 九 章 有人总想“啃你一下”..... 103

第 十 章 “情人节”万万岁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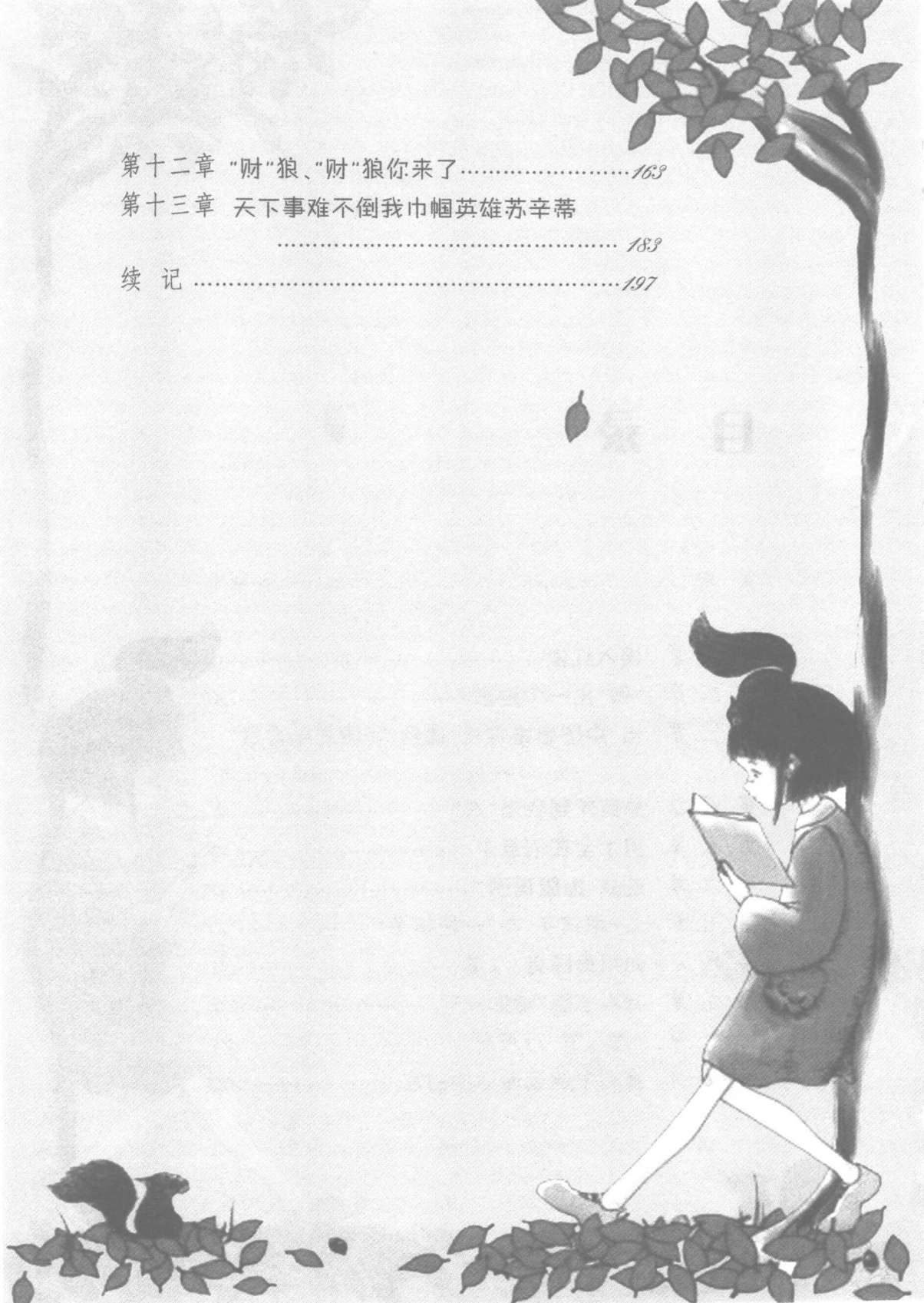
第 十 一 章 真有个遥遥远远的白宫..... 137



第十二章 “财”狼、“财”狼你来了……………163

第十三章 天下事难不倒我巾帼英雄苏辛蒂
……………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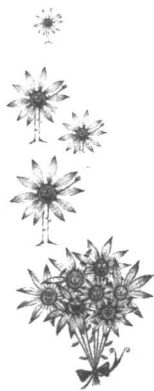
续 记 ……………197





第一章 误入红尘

九月，在美国这个中西部，一定是令中国的文人雅士们最为陶醉的季节。为什么呢？因为，那美国的太阳将这所有的山川平原树林湖泊全染成金红金红勾魂摄魄的一片。然而，作为半个文人雅士的我，却一点感觉不到那绚丽，满眼所看到的都是那些美国佬儿们筑起的“烽火台”——即各家各户为了烧掉落叶而堆起的叶子堆。



它们或远或近、或明或暗，阴阳怪气地燃烧着——冒出的阵阵硝烟把我们这小城的天空染得十分晦暗。

突然，我的正前方有一个头发高高盘起、身着紧身运动装但四肢全裸的美国年轻女士，一蹦一跳地运动过来了。在经过我身边的那一刹那，那张严肃紧绷的脸突然对我露出一个十分灿烂的笑容来。还未等我对她回敬一声“嗨”，她早已前凸后翘、一蹦一跳地运动到老远去了。

等我目送她的背影，心里刚刚来得及有些倾慕和妒忌时，又有一对美国老夫妇，相互搀扶着像散步那样漫不经心地走过来，就在我擦肩而过那一瞬间，这对夫妇满是皱纹的两张脸居然也同时对我露出两个十分灿烂的笑容来。

你看，这美国人是比我们中国人会笑啊！正在我内心发出十二万分的感叹时，突然，在我前方，又有一只白茸茸的小哈巴狗儿，沿着地皮一溜小跑，一下子就滚到我的面前，又一下子站定，居下仰高地望着我，“难道这美国的狗儿子也比我们会笑不成？”我心里正暗想着，没想到那小哈巴狗儿突然对我“汪汪汪”狂吠三声，还未等我反应过来，它又“呼”的一下，朝我前面那座落叶堆直奔而去，奔到面前又突然站定——左后腿一伸一翘——撒起尿来！

“哈哈哈哈！”那只小狗儿的激昂情绪一扫我的灰头土脸，让我也立即精神抖擞起来。

此时，更准确一点说，不是那狗儿，而是那座叶子烽火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因为非常奇怪的是，那堆半明半暗半死不活的叶子堆并没有因为那狗儿的那泡尿而锐气大减，反而十分豪迈地烧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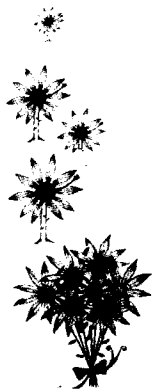


两尺来高。

“奇怪，”我一边认真地考察着这一奇怪的现象，一边忍不住往自己的口袋里去掏。好，这左手呢，掏出一张美国佬儿发给我的大学学生证；这么右手一掏呢，又掏出一张催我赶快回去继续上课的催命符。“苏辛蒂呀苏辛蒂，”我对自己如是说，“你实实在在是受够了，让咱们现在就来跟这文学魔鬼做个了断吧！”说完我就那么顺手一扔——那两张纸片先后在火堆里卷曲冒出黑烟，两秒钟之后又“轰”的一下燃烧了起来；再两秒钟之后，便全化成了飞灰！真的很痛快，很过瘾！如果此时那些课堂里学的鬼扯淡文学巨著也在我手边的话，我也一定会将它们通通投入这火堆里付之一炬！

也就是在烧掉这美国学生证后的第二天清晨，当我那帮执迷不悟的文学受害者同僚们还在教室里带着一副感伤的表情，聆听那个装模作样的 ABC 老师讲述《荷马史诗》中所隐藏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之最大秘密时；或是挂着清晨残余的眼屎，聆听那冒牌英国贵族修诗林教授讲解弗洛伊德“释梦”中德意志文学与当今美利坚牛肉之意识交流之最原始状况时，我已在本城里唯一的一条大街上开始走我的那条另类的人生道路了。

在我像无头苍蝇一样寻寻觅觅找了整整一个上午之后，我才发现，在美国没有了合法身份之后，要找到一份哪怕是专门帮人伺候马桶的差事都比登天还难。然而就在我十分灰心丧气又十二万分地恐惧之时，机会，竟像奇迹一样，突然出现了——我总算看到前边老远的地方竖着一个巨大的鸡蛋形闪闪发亮的大招牌，上面写着“双子城购物中心”。我的心一阵狂喜：这购物中心总可以让我苏辛蒂谋上个一差半职吧！



然而当我走过去时，才识得庐山真面目：这哪里称得上什么“购物中心”？这不过就是几家十分简陋的巴掌小店挤挤挨挨地粘在一起在那里装腔作势而已。第一家是个十分破旧不堪的修车店，还取了个冠冕堂皇的名字：“纽约大都会凤凰修车行”；第二家则是个小理发店，名字虽然取得不怪，但左看右看怎么都像个孙二娘的黑店；第三家是个小鞋店，第四家则是个叫不出名字来连窗户也没有的杂货店。再过去就是三家店面连在一起的一座小平楼。看着这所谓的“购物中心”的穷酸相，我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荡然无存。这里，会有我苏辛蒂的机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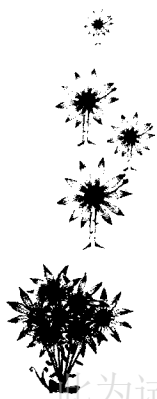
什么叫“机会”？英文把“机会”叫做“Opportunity”——“要补愁里贴”。细细琢磨那洋文的意思，还真是那么恰如其分，即跌倒摔痛愁眉苦脸之后稍稍犒赏你一下的意思。我的这机会呢倒是写在那三家连在一起的店铺之其中一家小店的玻璃橱窗上的：“旺店求售”。

我的直觉告诉我：“好啊，苏辛蒂，这就是你要的 Opportunity 了！”

“嗨！”一个女人阳刚气十足的招呼声。

我刚推门进去，这才两三步之间，就几乎撞到那女人的柜台前。果然真的是个小店，小得比我们所说的“巴掌大”还要小。不仅如此，这店里的墙上乃至天花板上全整整齐齐排着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气球，像士兵团队一样，给我一种突然身陷重围的感觉。

“嗨，您要买些什么吗？我叫咪咪。”她毫不客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东张西望。这时我才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叫“咪咪”的牛高马大的白种女人身上。看着我在打量她，咪咪换了一个站法，又用一种



十分咄咄逼人的眼神看定我：“您今天是要买些气球呢还是要买些礼物？”她的脸皮上挤出粗枝大叶的笑容。

“我……我，”我开始结结巴巴，我也不知道自己进来干什么，当然不是要买气球，更不是要买礼物，是进来寻找那个“Opportunity”的。而眼前这个牛高马大的白种女人却似乎不容我支支吾吾。

“如果你不是来买气球的，也不是来买礼物的，那么一定是来买我这旺店的喽！”她说完这话之后，还得意洋洋地晃了晃她的头——那头上全是深棕色的狮子卷一样的头发，蓬蓬松松地从头顶一泻到腰眼上边。当她得意地晃着头时，耳朵上那两只大耳环全跟着叮叮当当的。仔细一看，那对耳环的坠子竟是一匹匹铜做的小马驹。再稍微大胆探过头去看看，才又看见她穿着一条将屁股裹得紧紧的厚实牛仔裤，裤管下边也是一双头部像牛角一样的尖头牛仔皮靴，好一副女中豪杰的样子。像她这种人，怎么会叫做“咪咪”，又怎么会在这巴掌小店里卖气球呢？

“别看我这店小，可是个大金库呢！”那牛仔女人咪咪看我仍然畏畏缩缩迟迟疑疑不知道说什么好时，便进一步咄咄逼人地对我这样说。

“金库？”那满坑满谷的气球虽然不像美国洋葱那么讨厌，但它们还能变成金元宝不成？

“嗨，你看，这金主不就来了！”

我顺着她的眼光往门外一看，才发现门口停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白货车。与一般美国高速公路上司空见惯的那种货车不一样的是，这车身上居然画了一头白底黑花的大奶牛。但是真正让人印象



深刻的并不是那只朝着我瞪眼睛的大牛头，而是牛头上那张涂得粉红又性感的牛嘴巴。

“哈，这一定是披头士来了！”咪咪这话突然把我的视线拉回到她这边。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她迅速地从柜台底下翻出一管口红，又将她的两片厚嘴唇子像金鱼嘴巴那样上下各自一翻，手这么往上画个弧又往下画个弧——简直就像变魔术一样，咪咪那双厚嘴唇，居然也在瞬间变得粉红性感，与那门口货车上的牛嘴巴不谋而合并遥相呼应。

“披头士？”我十分诧异——“披头士”不是那英伦三岛六七十年代走红的歌星吗？

“嗨，披头士，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当那所谓的披头士刚进得门来，咪咪就朝着他把自己那双强悍粗壮的手往头上一举，头又顺着手往后那么一仰，双手又更同时跟着那么往后一拨——那长长卷卷蓬蓬松松的头发便像是风儿吹来那样往她的脑后舒展而去，既潇洒又飘逸，让我立即对咪咪佩服得五体投地。

“嗨，咪咪！”这下轮到披头士说话了——我顺着这声音看过去，原来这美国乡下也真的有个披头士啊！我“哧”的一下笑出声来，咪咪立即不怀好意地瞪我一眼。

“披头士，您今天需要我为您打点些什么呢？”说完这话时，咪咪的两只手早已不在头上而是交叉放在胸上，准确一点说，不是放在胸上，而是放在胸部的偏下部的地方。好，这一放不要紧，要紧的是那胸部在经过她的两只手那么往中间一叉又一挤之后，无论是那曲线也好线条也好，通通汹涌澎湃起来，并且在咪咪那袭低领的汗衫后呼之欲出。



“咪咪，我需要，我需要……”看见咪咪，披头士的舌头也显而易见地像我一样打起结来，这让我的注意力又从我们咪咪身上转回到他身上——哇，这回仔细一看，还真叫我这中国女子大开眼界：这奶牛大货车上跳下来的美国乡巴佬披头士还真的有那么一点让人刮目相看之处。首先，他的头发不是像真正的“披头士”那么披着而是“梳着”。这“梳着”两个字又怎么讲呢？它并不像我们中国女孩子那样，黑油油的头发大把大把地往后梳起像只马尾巴；眼前这位披头士早已秃了顶，剩下的头发也是银黄相间。虽然他也想像我们那样往后梳个马尾巴，但不幸的是，那几根稀稀拉拉的毛往后一扎，只在他的脖子后翘起根老鼠尾巴来。

当他看见咪咪那双手往胸口一叉又一挤时，那双懒懒散散的灰眼睛突然像蓝宝石那样发出万丈光芒。

“咪咪，我今天一大清早就送牛奶，至少经过三家气球店，我都没有下去买气球，我想我当然是要把钱留在我们美丽的气球西施咪咪这里啰！”

“哈哈！”咪咪与披头士一齐放声欢笑起来。笑过之后，披头士将手往身后一摸，掏出一个鼓得发亮的小牛皮钱包来。这时，我才发现他那右手的胳膊上还有那么一堆刺青，靠肩膀处刺的是几条弯来弯去纠缠不清的蛇，蛇的尾巴下边居然还刺了两个让我忍不住拍案惊奇的中国字：阴、阳。

就在我无比感叹这乡巴佬货车司机披头士真的与约翰·列侬异曲同工，都有那么一点东方品味时，此时他已拉开那胀鼓鼓的小牛皮钱包，并用手一拈就拈出几张大票子来，十分洒脱地递给咪咪：

“喏，咪咪，你就照着这钱办吧。我需要一把气球给我老婆，一



把气球给我丈母娘，剩下的钱嘛……”披头士闪闪发亮的蓝眼睛仍然停留在咪咪的双峰上，“就不用找零了！”

咪咪接过那几张大钞，又十分做作地换了一个姿势，因为一只手需要拿钱的缘故，所以只能用一只手叉在那粗壮的腰杆子上。但让我更加十二万分佩服的地方是，经过咪咪这只手一叉，她那水桶腰马上变成了柳腰。因为咪咪十分巧妙地将自己的屁股向右转了六十度，所以这当然就成了观众眼中名副其实的性感细腰了。

这时，咪咪也没有浪费宝贵时间，又弯下腰去，“刷刷刷”地拖出一些花花绿绿的气球来，拿到气筒上迅速吹起扎好，然后她用右手拿着一捆高高矮矮的气球，摆出了一个美丽的姿态站定。又用一种有着美国奶油起司特殊声音的声音娇滴滴地问美国乡巴佬披头士：“您说这一把给您太太的气球，还做得好看吗？”

“噢，我的上帝！您做出来的气球真的是天下无与伦比！”披头士的目光这时不再停留在咪咪的中间部位上，而是在她的嘴巴上、头发上、甚至那尖头鞋子上四顾流盼。

“那么，”咪咪那张涂上粉红色口红的大嘴一抿又一笑，十分迷人地用左手举起另一束气球，又换了另一个美丽的姿势站定，“那么，您说这一把给您丈母娘的气球，也好看吗？”

“好看，当然也是绝色的好看。”披头士说完之后，提了提裤子又接着说，“不过，咪咪，说老实话，这两把气球加在一起都没有你好看！”

“哈哈哈哈！”话音一落，咪咪与披头士又一起开心大笑起来！

等乡巴佬披头士拎着两捆气球恋恋不舍地往外走时，我才赫然发现，他的左手膀子上也满是刺青。除了一个骷髅之外，也有那



么两个歪歪扭扭的中国字：怪、气。哈哈，这左手跟那右手联合起来，真是绝配。这美国乡巴佬披头士不知道自己叫做“阴阳怪气”！

就在我乐不可遏之时，咪咪突然一收笑容，突如其来地问我：“你是哪国人？”

“我？我……我是个中国人啊！”我一头雾水，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突然问我。

“你猜我刚才赚了多少钱？”

“我……我不知道啊！”我又开始有些结结巴巴。

“你再猜猜看？”咪咪的脸上有一丝毫不掩饰的得意。

“三十块？”

“NO——”她的声调拖得长长的。

这时突然店里的铃声大作，她一把操起电话，用背对着我，所以不知道她叽里咕噜在讲些什么。几分钟后，她刚放下听筒又有电话铃声响起，咪咪给我做了个十分抱歉的手势，又操起了听筒。这种情形让这个巴掌小店不再冷清，显出热热闹闹十分兴旺的样子。

“猜到没有？”咪咪的话再次打断我的意识流。见我还是十分无知的样子，她伸出两只手，同时又竖起十根手指头。

“一百块？”

“YES！”她的那两只手一下子握成拳头，还没有等我说上两句恭维她的话，她又冷不丁地问我，“你刚才说你是中国人，对不对？”

“对，对，不错，我是个中国人。”

“你们中国人知不知道在我们美国要怎样才能赚大钱？”

“啊？不知道！”我的好奇心一下子被咪咪吊起，眼睛也放光发



亮起来。

“你刚才也看到了，在我们美国啊，赚女人的钱要用这脑袋去赚——”她用手指戳了戳她自己的头；“要是赚这男人的钱啊，”她打住话头，上下左右将我膘了好几眼，“得要用性感啰！就是 Sexy！”她一连重复讲了两遍“性感”这个词。

“你懂不懂什么是性感？”她又冷不丁地问我。在我的意识流迅速往刚上演过的那出戏移动两秒钟之后，我得出答案：“咪咪，这性感是不是每当有男士进来买东西的时候，都要赶快涂上口红啊？”

“嗨，”咪咪似乎是大失所望，“你连性感是什么都不懂，真的是中国来的土包子一个！”

我想我这中国来的土包子再土，其实也比刚才那个披头士好一点。因为我还总不至于把那美国母牛的嘴巴刻在我肚子上，再叫自己“阴阳怪气”吧？

“在我们美国呀，这性感指的是三高。”咪咪似乎并不理会我心里在想什么，兀自继续高谈阔论。

“三高？什么是三高？”这可真叫新鲜。

“这三高啊，是说一个真正性感的女人要身高、眼高、胸脯高。你不明白，看看我就知道了。”咪咪说完，又把自己巨无霸胸脯往天上顶一顶。

咪咪是性感三高绝对没有错。可是我呢，我这身材，不就是像大多数中国女同胞一样，说高不高，说矮不矮。但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想要达到“身高”的标准其实也不算很难——穿双特高的高跟鞋不就得了吗。至于这“眼高”的标准，何难有之。本人生来就眼高。要是眼光不高的话，哪里会到现在还小姑独处，早就在中国拣

